宋元學案

默堂學案表

陳淵——沈度

了翁從孫

伊川龜山門

人

安定濂溪明

道清敏再傳

涑水鄞江

西湖三傳

三傳

羅從彥 別爲豫章學案

范沖 別見華陽學案

並默堂講友

宋元學案卷三十八

鄞縣全祖望補定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鄞縣王梓材重校

道州何紹基重刊

默堂學案

祖望謹案龜山弟子徧天下默堂以愛壻爲首座其力排王氏之學不愧于師門矣惜其早侍了齋禪學深入之而龜山亦未能免于此也所以不得不輸正統于豫章述默堂學案　梓材案默堂傳本在龜山學案自謝山爲別立學案

程楊門人　胡程再傳

御史陳默堂先生淵

陳淵字知默南劍州沙縣人也初名漸字幾叟雲濠案忠肅言行錄附載默堂先生行實云忠肅公之從孫也楊誠齋序先生集作猶子誤早年從學二程梓材案此所稱二程蓋亦指伊川而言後學于龜山紹興五年以胡文定薦充樞密院編修官李忠定綱辟爲制置司機宜文字七年詔舉直言召對賜進士出身除監察御史右正言面論程王學術同異高宗曰楊時三經義辯甚當理則對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顥師之乃悟其非上曰安石穿鑿對曰穿鑿之過尚小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上曰差者何謂對曰聖賢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爲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楊雄善惡混之言至于無善無惡又溺于佛其失性遠矣又論

秦檜親黨鄭億年嘗從賊乞復職名爲檜所惡以宗正少卿去位紹興十五年卒嘗謂羅仲素曰聖道甚微有能于後生中得一箇半箇可以與聞于此庶幾得者愈廣吾道不孤又何難之不易也先生爲龜山之壻卒能傳龜山之學學者稱之爲默堂先生其門人曰沈度序先生集雲濠案先生行實忠肅嘗扁其所居曰默堂有默堂集五十卷行世今四庫書目二十二卷梓材謹案先生著有默堂集謝山特爲先生立一學案凡集中語近于禪者當必采錄而辨正之惜盧氏所藏原底未全

附錄

先生幼穎悟異常見得聞家學十有八歲首領鄉薦名聲藉甚顧慊然以所學不在是聞楊文靖得伊洛之傳上書執弟子禮

以伊尹之所嚮周公之所思孔子之所貫顏子之所樂請益焉文靖得書以爲深識聖賢旨趣遂以子妻之

先生與邑人羅仲素爲同門友情好尤密定交幾四十年嘗訪仲素必竟日迺返謂人曰自吾交仲素日聞所不聞奧學淸節眞南州之冠冕也

紹興九年除監察御史再詔遷右正言以執事入對上曰昔陳瓘爲諫官論國家安危治亂事係君子小人用舍及言蔡京等誤國之罪逮靖康之難無一不驗今命卿以此職注意不輕勿墜家聲朕之所深望也又嘗以語宰執曰御史陳某老成有學嘗聞講論語中庸可令進用其眷遇如此先生感上恩厚侃然守正每因奏事及治亂之本原學術之邪正君子小人朋黨之

分中國夷狄逆順之理必反覆爲上言之
嘗論比年以來恩惠太濫賞給太厚頒賚錫予之費太過所用
既衆而所入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說
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
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
而論之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
先生于書無所不讀自少卽爲忠肅所知常侍左右歷三十年
忠言讜論得之爲多及從文靖學濟以涵養薰陶義理步趨矩
度是以行己立朝具有本末
或勸其遷就以隨世立名先生歎曰吾知上不負天子下不負
所學而已子孫榮枯不暇計也

默堂講友

文質羅豫章先生從彥 別爲豫章學案

龍圖范元長先生沖 別見華陽學案

默堂門人 胡程三傳

尚書沈先生度

沈度字公雅武康人池州主簿播曾孫也先生從學默堂幾二十年紹興閒令餘干政有三善田無廢土市無閑居獄犴無宿繫民謳歌之以考功郎中除直祕閣知平江府乾道二年召赴行在帝曰甲申之歲委卿守吳門未幾治行昭著果如朕所料可謂得人即以爲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四年又以直龍圖閣知建寧府是時朱子在崇安爲屬吏創立社倉均糴備貸

先生以錢六萬緡助其役倉成民賴之朱子爲記其事仕終兵部尙書參姓譜

宋元學案卷三十八終

豫章學案表

- 羅從彥（伊川龜山門人，安定濂溪明道再傳）
  - 李侗
    - 朱熹（別爲晦翁學案）
    - 羅博文
    - 劉嘉譽
      - 子世南
        - 孫柢
        - 孫飇（並見滄州諸儒學案）
    - 朱松
      - 子熹（別爲晦翁學案）
- 廖衙（別見龜山學案）

豫章講友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豫章學案

祖望謹案豫章之在楊門所學雖醇而所得實淺當在善人有恆之閒一傳為延平則邃矣再傳為晦翁則大矣豫章遂為別子甚矣弟子之有光于師也述豫章學案　梓材案李文靖以下謝山始稱道南學案後改延平與文質合稱豫章延平學案定序錄則專稱豫章故延平亦不別為標目云

程楊門人　胡程再傳

文質羅豫章先生從彥 附師吳儀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延平有吳儀字國華以窮經爲學先生師之崇寧初見龜山于將樂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枉過一生矣雲濠案先生師事龜山而李文靖又師先生陳直齋曰此所謂南劍三先生者也嘗與龜山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先生卽鬻田裹糧往洛見伊川歸而從龜山者久之建炎四年特科授博羅主簿官滿入羅浮山靜坐紹興五年卒年六十四學者稱豫章先生先生嚴毅清苦在楊門爲獨得其傳龜山初以饑渴害心令其思索先生從此悟入故于世之嗜好泊如也著有遵堯錄言宋自一祖開基三宗紹之若舜禹遵堯相守一道迨熙寧間王安石用事管心鞅法甲倡乙和卒稔裔夷之禍未嘗不爲之痛心疾首也又有春秋

毛詩語孟解中庸說議論要語台衡錄春秋指歸雲濠案四庫書目豫章文集十七卷然首卷列經解之目有錄無書實止十六卷淳祐七年賜諡文質

宗羲案龜山三傳得朱子而其道益光豫章在及門中最無氣燄而傳道卒賴之先師有云學脈甚微不在氣魄上承當豈不信乎然亦多湮沒而無聞者闇不聞君子不以爲意而尙論者所不敢忽

議論要語

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累明而懦反害仁故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察而不明高宗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于君子則貴授于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于行道而小人甘于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于𣳾競而君子恥于求進以此觀之人主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王者富民霸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于奢武帝行霸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用乃至于耗

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

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恥士人不尙廉恥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

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

正者天下之所同好邪者天下之所同惡而聖人未嘗致憂于其間蓋邪正已明故也至于邪正未明則聖賢憂之觀少正卯言僞而辯行僞而堅孔子則誅之楊墨一則爲我一則兼愛孟子則闢之皆邪正未明而惑人者衆此孔孟之所汲汲

天下之變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

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姧則外有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虛言哉

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爲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聖人無欲君子寡欲衆人多欲

中人之性由于所習見其善則習于爲善見其惡則習于爲惡習于爲善則舉世相率而爲善而不知爲善之爲是東漢黨錮之士與夫太學生是也習于爲惡則舉世相率而爲惡而不知爲惡之爲非五代君臣是也

遵堯錄

太宗語李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于外則姦邪無自入焉可謂善矣夫嗜好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方其淡然不使之形見于外則其違道不遠于斯時也苟有臯夔稷契之徒以道詔之當視六經猶筌蹄上與堯舜相得于忘言之地矣至雖賢者然惜非其倫也

太宗內廷給事不過三百人可謂善矣然語宰相曰卿等顧朕之視妻子如脫屣耳恨未能離世絕俗追蹤羨門則是過高者之言也夫王化之本關雎之訓是也有關雎之德必有麟趾之應此周之所以致太平者也若羨門等語非人倫之美也

太宗嘗曰人君致理之本莫先簡易老子芻狗之說朕所景慕

臣從彥曰易簡之理天理也行其所無事焉恭而天下平易簡

之謂也老氏芻狗之說取其無情而已大之詆訾堯舜而其下流爲申韓不可不辨也

佛氏之學端有悟入處其道宏博世儒所不能窺然絕乎人倫外乎世務非堯舜孔子之道趙普之對太宗曰陛下以堯舜之道治世以浮屠之教修心蓋不知言者

君子之所爲皆理之所必然世之所常行者然不可以求近功圖近利非如世間小有才者一旦得君暴露其器能以釣一時之譽彼其設施當亦有可觀者要非能致遠也呂端曰君子之道闇然而章歷試經久方見爲臣之節其幾于道者與

聖人不作自炎漢以來未有可稱者莫不雜以霸道以司馬光之學猶誤爲之說況其下者

章聖皇帝未生仁宗有內侍遇異人言玉眞人降生爲朱第四帝古之燧人氏也章懿皇后亦夢羽衣數百人從一仙官自空而下託生及仁宗五六歲嘗持槐木片以鑽火臣從彥曰此所謂無徵不信者也

古人自十五入學至四十而後仕其意若曰善道以久而後立人材以久而後成故處之以燕閑之地而寬之歲月之期俾專其業俟其志定則其仕也不遷于利不屈于欲道之于民天下被其澤矣後世怵于科舉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一旦臨民亦何所不至王曰章聖皇帝時在中書最久每進用朝士必先望實苟人望未孚則雖告之曰某也才某也賢不驟進也此眞救弊之良圖也

孔子曰三年無改于父之道此言孝子居喪志存父道不必主事而言也況當易危爲安易亂爲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改之乃所以爲孝也天子之孝在于保天下司馬光改新法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遏衆議則失之矣紹聖之害亦光此言有以召之

司馬光所改法無不當人心者惟罷免役失之安石之免役正猶楊炎之均稅東南人實利之若以堯舜三代之法格之則去之可也不然未可輕議

豫章問答補

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不知所止則于學無由進矣

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環章問答四條其三條移入附錄此則分一條爲兩條

附說 補

學道以思爲主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書曰思作睿睿作聖惟狂克念作聖佛家一切反是

外于吾聖人之學者申韓佛老皆有書在惟學者所決擇也

吾道當無疑于物

祖望謹案以上[三]條見所贈延平詩注中甚有關係故附

著于問答之後

附録

仲素篤志好學推所義理必欲到聖人止宿處遂從龜山遊摳衣侍席二十餘載

延平以書謁先生其畧曰先生服膺龜山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于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于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自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受經門下以質所疑倘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于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于利祿也

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饑衣之禦寒也人有迫于饑寒之患者皐皇焉爲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嘗忘也至于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妄意于此雖知眞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于動靜語默之閒目擊而意會也

延平曰昔聞之羅先生云橫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卽渾是道理卽所過自然化矣補

又曰舜之所以能使瞽瞍底豫者盡事親之道共爲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昔羅先生語此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弒其君

子弑其父者嘗始于見其有不是處耳補

又曰先生令愿中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不惟于進學有方亦是養心之要補

汪玉山與朱子書曰羅丈語錄中有可疑者不居其聖與得無所得形色天性與色卽是空難作一類語看又道不足以任之故有典典不足以治之故有刑此語如何補

朱子曰仲素先生都是著實子細去理會又曰羅先生嚴毅淸苦殊可畏

又曰嘗見李先生說舊見羅先生云說春秋頗覺未甚愜意不知到羅浮極靜後義理會得如何某心嘗疑之以今觀之是如此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義理出

宗羲案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于進學有方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者疑其與前所舉有礙黃勉齋曰羅先生以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于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辯其差也朱子曰羅先生說終恐有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上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少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平也案羅豫章靜坐看未發氣象此是明道以來下及延平一條血路也蓋

所謂靜坐者不是道理只在靜處以學者入手從喘汗未定之中非冥心至靜何處見此端倪久久成熟而後動靜爲一一若一向靜中擔閣便爲有病故豫章爲入手者指示頭路不得不然朱子則恐因藥生病其言各有攸當也

百家謹案豫章年譜謂政和二年壬辰先生四十一歲龜山爲蕭山令先生始從受學宋史亦云龜山爲蕭山令時先生徒步往學焉龜山熟察之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弟子千餘人無及先生者謹考龜山全集丁亥知餘杭壬辰知蕭山相去六年而餘杭所聞已有豫章之問答則其從學非始于蕭山明矣豫章之見伊川在見龜山之後伊川卒于庚子若見龜山始于壬辰則伊川之卒已六年矣又

何從見之乎先君子別有豫章年譜訂正
祖望謹案朱子師有四而其所推以爲得統者稱延平故因延平以推豫章謂龜山門下千餘獨豫章能任道後世又以朱子故共推之然讀豫章之書醇正則有之其精警則未見也恐其所造亦衹在善人有恆之間龜山之門篤實自當推横浦通才自當推湍石多識前言往行當推紫微知禮當推息齋特横浦紫微不能自拔于佛氏爲朱子所非然其不背于聖人者要不可沒而汪文定公所舉豫章語錄之失則似亦未必能于佛氏竟脫然也若因其有出藍之弟子而必并其自出而推之是門戶之見非公論也若延平所得則固有出豫章之上者愚故進而標之曰

豫章延平學案

豫章講友

廖先生衙　別見龜山學案

豫章門人　胡程三傳

文靖李延平先生侗

李侗字愿中南劍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仲素傳河洛之學于龜山遂往學焉仲素不爲世所知先生冥心獨契于是退而屛居謝絕世故餘四十年簞瓢屢空怡然有以自適也其始學也默坐澄心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眞在乎是也既得其本則凡出于是者雖品節萬殊曲折萬變莫不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理如川流脈絡

之不可亂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細而品彙之所以化育以至經訓之微言日用之小物玩之于此無一不得其衷焉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泛應曲酬發必中節其事親從兄有人所難能者隆興元年十月汪玉山應辰守閩帑書迎先生至之日坐語而卒年七十一

延平答問

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一章昔日得之于吾黨中人謂葉公亦當時號賢者夫子名德經天緯地人孰不識之葉公尚自見問于其徒所見如此宜子路之不對也若如此看仲尼之徒渾是客氣非所以觀子路也蓋弟子形容聖人盛德有所難言爾如女奚不日下面三句元晦以爲發憤忘食者言其求道

之切聖人自道理中流出卽言求道之切恐非所以言聖人此三句只好渾然作一氣象看則見聖人渾是道理不見有身世之礙故不知老之將至爾元晦更以此意推廣之看如何大抵夫子一極際氣象終是難形容也尹和靖以爲皆不居其聖之意此亦甚大但不居其聖一節事乃是門人推尊其實如此故孔子不居蓋因事而見爾若常以不居其聖橫在肚裏則非所以言聖人矣如何如何

問太極動而生陽先生嘗曰此只是理做已發看不得熹疑旣言動而生陽卽與復卦一陽生而見天地之心何異竊恐動而生陽卽天地之喜怒哀樂發處于此卽見天地之心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卽人物之喜怒哀樂發處于此卽見人物之心如此

做兩節看不知得否先生曰太極動而生陽至理之源只是動
靜闔闢至于終萬物始萬物亦只是此理一貫也到得二氣交
感化生萬物時又就人物上推亦只是此理中庸以喜怒哀樂
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于見得大本達道處又渾
同只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于未發已發處看即何
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于
動而生陽難以爲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
作兩節看竊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先儒以爲靜見天地之
心伊川先生以爲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于復卦
發出此一段示人又于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爲之此只要示人
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其

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內耳某測度如此未知元晦以爲如何有疑更容他日得見劇論語言既拙又無文采似發脫不出也元晦可意會消詳之看理道通否

承錄示韋齋記追往念舊令人淒然某中間所舉中庸終始之說元晦以爲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即全體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盡心能然若如此看即于全體何處不是此氣象第恐無甚氣味爾某竊以爲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之效處就喜怒哀樂未發處存養至見此氣象盡有地位也某嘗見呂芸閣與伊川論中說呂以謂循性而行無往而非禮義伊川以謂氣味殊少呂復言云云正謂此爾大率論

文字切在深潛縝密然後蹊徑不差釋氏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恐其失處正坐此不可不辯

五十知天命一句三先生之說皆不敢輕看某尋常看此數句竊以謂人之生也自少壯至于老耄血氣盛衰消長自不同學者若循其理不爲所使則聖人之言自可以馴致但聖賢所至處淺深之不同耳若五十矣尙昧于所爲卽大不可也橫渠之說似有此意試一思索看如何

問熹昨妄謂仁之一字乃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爲然熹因以先生之言思之而得其說敢復求正于左右熹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源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不具有此理其一體之中卽無絲毫欠剩其一氣之運亦無頃刻停息所

謂仁也朱子自注先生批云有有血氣者有無血氣者更體究此處但氣有淸濁故禀有偏正惟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具此理而存之而見其爲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爲仁然則仁之爲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人之爲人而存之人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爲全在知字上用著力恐亦是此也朱子自注先生句出批云以上大概得之他日更用熟講體認不知果是如此否又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謂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如此全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朱子自注先生抹出批云須是從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合內外爲可合而言之則莫非此理然其中無一物之不該便自有許多差別雖散殊錯糅不可名狀而纖微之閒同異畢顯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

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此二句乃是于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處也蓋理一而分殊一句正如孟子所云必有事焉之處而下文兩句卽其所以有事乎此之謂也（朱子自注先生抹出批云恐不須引孟子說以證之孟子之說若以微言恐下工夫處落空如釋氏然孟子之說亦無隱顯精粗之間今錄謝上蔡一說于後玩味之卽無時不是此理也此說極有力）大抵仁字（近本作者）正是天地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譺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朱子自注先生句斷批云推測到此一段甚密爲得之加以涵養何患不見道也某心甚慰）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爲義失之遠矣又不知如此上所推測又還是否更乞指教先生曰謝

上蔡云吾嘗習忘以養生明道曰施之養則可于道則有害習忘可以養生者以其不留情也學道則異于是必有事焉勿正何謂乎且出入起居寧無事者正心待之則先事而迎忘則涉乎去念助則近乎留情故聖人心如鑑所以異于釋氏心也上蔡錄明道此語于學者甚有力蓋尋常于靜處體認下工夫卽于鬧處使不著蓋不曾如此用力也自非謝先生確實于日用處下工夫卽恐明道此語亦未必引得出來此語錄所以極好玩索近方看見如此意思顯然元晦于此更思看如何唯于日用處便下工夫或就事上便下工夫庶幾漸可合爲己物不然只是說也某輒妄意如此如何如何

問近本無問字熹又問孟子養氣一章向者雖蒙明析面誨而愚意

竟未見一總會處近日求之頗見大體只是要得心氣合而已故說持其志無暴其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皆是緊切處只是要得這裏所存主處分明則一身之氣自然一時奔湊翕聚向這裏來存之不已及其充積盛滿睟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非求之外也如此則心氣合一不見其間心之所向全氣隨之雖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何動心之有易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而文言曰敬義立而德不孤則不疑其所行也正是此理未審先生以為何如先生曰養氣大概是要得心與氣合不然心是心氣是氣不見所謂集義處終不能合一也元晦云睟面盎背便是塞乎天地氣象與下云亦沛然行其所無事二處為得之見得此理甚好

然心氣合一之象更用體察令分曉路陌方是某尋常覺得于畔援歆羨之時未必皆是正理亦心與氣合到此若彷彿有此氣象一差則所失多矣豈所謂浩然之氣耶某竊謂孟子所謂養氣者自有一端緒須從知言處養來乃不差于知言處下工夫儘用熟也謝上蔡多謂于田地上面下工夫此知言之說乃田地也先于此體認令精密認取心與氣合之時不偏不倚氣象是如何方可看易中所謂直方大不習无不利然後不疑其所行皆沛然矣元晦更于此致思看如何某率然如此極不揆是與非更俟他日面會商量可也

承諭心與氣合及所注小字意若逐一理會心與氣卽不可某鄙意止是形容到此解會融釋不如此不見所謂氣所謂心渾

然一體流浹也到此田地若更分別那箇是心那箇是氣卽勞攘耳不知可以如此否不然卽成語病無疑若更非是無惜勸論吾儕正要如此

梨洲孟子師說曰天地閒只有一氣充周生人生物人稟是氣以生心卽氣之靈處所謂知氣在上也心體流行其流行而有條理者卽性也猶四時之氣和則爲春和盛而溫則爲夏溫衰而涼則爲秋涼盛而寒則爲冬寒衰則復爲春萬古如是若有界限于閒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卽理也理不可見見之于氣性不可見見之于心心卽氣也心失其養則狂瀾橫溢流行而失其序矣養氣卽是養心然養心猶難把捉言養氣則動作威儀旦晝呼吸實可持循也

人身雖一氣之流行流行之中必有主宰主宰不在流行之外即流行之有條理者自其變者而觀之謂之流行自其不變者而觀之謂之主宰養氣者使主宰常存則血氣化爲義理失其主宰則義理化爲血氣所差在毫釐之閒

志即氣之精明者是也原是合一豈可分如何是志如何是氣無暴其氣便是持志工夫若離氣而言持志未免把捉虛空如何養得古人說九容只是無暴其氣無暴其氣志焉有不在者乎更無兩說之可言

知者氣之靈者也氣而不靈則昏濁之氣而已養氣之後則氣化而爲知定靜而能慮故知言養氣是一項工夫易云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

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此是汎舉世人而言孟子之詖淫邪遁指一時立言之蔽破其學術詖辭危險之辭如雞三足卵有毛白馬非馬之類是蔽于名實者也淫辭汎濫援引終日言成文典及細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陷如入于坎窞無有實地也邪辭邪僻之辭如捭闔飛箝離遠于正道遁辭炙輠無窮不主一說人見其不窮不知其倚口乃窮也詖則公孫龍之家淫則談天衍之家邪則鬼谷之家遁則淳于髡之家皆是當時之人也

百家謹案朱子此說只要得心與氣合又云心氣合一不見其閒延平云若更分別那箇是心那箇是氣即勞攘與師說所解雖不同亦畧相似故採數則附此

盡心者如孟子見齊王問樂則便對云云言貨色則便對云云每遇一事便有以處置將去此是盡心舊時不之曉蓋此乃盡心之效如此得此本然之心則皆推得去無窮也如見牛未見羊說苟見羊則亦便是此心矣

又見諭云伊川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大學之序則不然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伊川以爲制之于外而養其中數處蓋皆各言其入道之序如此要之敬自在其中也不必牽合貫穿爲一說又所謂但敬而不明于理則敬特出于勉強而無灑落自得之功意不誠矣灑落自得氣象其地位甚高恐前數說方是言學者下功處不如此則失之矣由此持守之久漸漸融釋使之不見有制之于外持敬之心理與心爲一庶幾灑

落耳某自聞師友之訓賴天之靈時常只在心目閒雖資質不美世累妨奪處多此心未嘗敢忘也于聖賢之言亦時有會心處亦閒有識其所以然者但覺見反爲道理所縛殊無進步處今已老矣日益恐懼吾元晦乃不鄙孤陋寡聞遠有質問所疑何愧如之

示諭夜氣說甚詳亦只是如此切不可更生枝節尋求即恐有差大率吾輩立志已定若看文字心慮一澄然之時略綽一見與心會處便是正理若更生疑即恐滯礙伊川語錄中有說明道嘗在一倉中坐見廊柱多因默數之疑以爲未定屢數愈差遂至令一人敲柱數之乃與初默數之數合正謂此也夜氣之說所以于學者有力者須是兼旦晝存養之功不至梏亡即夜

氣清若旦晝閉不能存養即夜氣何有疑此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也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羅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于進學有方兼亦是養心之要元晦偶有心恙不可思索更于此一句內求之靜坐看如何往往不能無補也此中相去稍遠思欲一見未之得恐元晦以親傷無人傔侍亦難一來柰何切望隨宜攝養勿貽親念爲至禱也

梨洲師說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此即喜怒哀樂未發之體未嘗不與聖人同卻是靠他不得蓋未經鍛鍊一逢事物便霍然而散雖非假銀卻不可入火爲其平

日根株久禪宗席平旦之氣反似暫來之客終須避去明道之徵心陽明之所據或遠或近難免發露故必須工夫纔還本體此念庵所以惡現成良知也

世人日逐于外喘汗不已竟無一安頓處到得氣機收斂之時不用耳目則萌管微陽生意漸回息生也好惡與人相近正形容平旦之氣此氣即是良心不是良心發見于此氣也天性生生之機無時或息故放失之後少間又發第人不肯認定以此作主宰耳認得此心便是養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自不能已且晝梏亡未嘗非此心爲之用而點金成鐵迷卻當下矣

孟子言良心何不指其降衷之體言之而形容平旦之氣似

落于迹象不知此即流行之命也知此即爲知命猶之太虛何處不是生意然不落土則生機散漫無所收拾佛氏以虛無爲體正坐不知命 以上俱師說

姜定庵曰旦晝存養則旦晝之氣亦清又何但夜氣邪正謂梏亡者夜氣亦能自清所以見性善之同然也

昔嘗得之師友緒餘以謂問學有未愜適處只求諸心若反身而誠精通和樂之象見即是自得處更望勉力以此而已

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體一句即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脈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卻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又云便是日月至焉氣象一段某之意只爲能存養者積久亦

可至此若比之不違氣象又迥然別也今之學者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且晝之間一有懈焉遇事應接舉處不覺打發機械即離閒而差矣唯存養熟理道明習氣漸爾銷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亦不易也來諭以爲能存養者無時不在不止日月至焉若如此時卻似輕看了也如何

動靜眞僞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眞僞善惡也惟求靜于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眞于未始有僞之先而性之眞可見矣求善于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

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致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

見二

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常在目前只在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埽去放教胸中空蕩蕩地了卻舉起一看便自覺得有下落處

爲學之初且當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凡遇一事即當且就此事反復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

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卽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用力處也于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存養終不爲己物也

人心中大段惡念卻易制服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爲驅除

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眞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學者之病在于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

近日涵養必見應事脫然處否須就事兼體用下工夫久久純

熟漸可見渾然氣象矣勉之勉之

孟子言仁人心也不是將心訓仁字

心者貫幽明通有無

人之念慮若是于過惡顯然萌動此卻易見易除卻怕于甚是閒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

事雖紛紛須還我處置

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事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

聖門之傳中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餘蘊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于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見其爲一物而

不違乎心目之間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

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也

看聖賢言語但一跳看過便見道理者卻是眞意思纔著心去看便蹉過了多

某歸家凡百只如舊但見聾所見凡下家中全不整頓至有疏漏欲頹敝處氣象殊不佳旣歸來不免令人略略修治亦須苟完可耳家人猶豫未歸諸事終不便亦欲于冷落境界上打疊庶幾漸近道理他不敢恤但一味著東亦有沮敗人佳處無可奈何也

某兀坐于此朝夕無一事若可以一來甚佳致千萬意如此然

猶不敢必覩恐侍旁之人老人或不樂即未可更須于此審處之某尋常處事每値情意迫切處即以輕重本末處之似少悔吝願于出處閒更體此意

承諭近日學履甚適向所耽（近作躭）戀不灑落處今已漸融釋此便是道理進之效甚善甚善思索至礙及于日用動靜之閒有拂戾處便于此致意求其所以然者久之自循理耳

吾人大率坐此窘蹙百事驅遣不行惟于稍易處處之爲庶幾耳某村居兀坐一無所爲亦以窘迫過事至塞處多每以古人貧甚極難堪處自體即啜菽飲水亦自有餘矣夫復何言

承來諭令表弟之去反而思之中心不能無愧悔之恨自非有志于求仁何以覺此語錄有云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常

留在心中爲悔來諭云悔吝已頗然如何便銷隕得胸中若如此即于道理有礙有此氣象即道理進步不得矣正不可不就此理會也某竊以爲有失處罪己責躬固不可無然過此以往又將奈何常留在胸中卻是積下一段私意也到此境界須推求其所以愧悔不去爲何而來若來諭所謂似是于平日事親事長處不曾存得恭順敬畏之心即隨處發見之時即于此處就本源處推究涵養之令漸明即此等固滯私意當漸化矣又昔聞之羅先生云橫渠教人令且留意神化二字所存者神便能所過者化私吝盡無即渾是道理即所過自然化矣更望以此二說于靜默時及日用處下工夫看如何吾輩今日所以差池道理不進者只爲多有坐此境界中耳禪學者則不然渠亦

有此病卻只要絕念不採以是爲息滅殊非吾儒就事上各有條理也元晦試更以是思之如何或體究得不以爲然便示報爲望

朱子注曰從見先生承云前日所答只是據今日病處說語錄中意卻未盡他所以如此說只是提撕隨人分量看得如何若地位高底人微有如此處只如此提撕便渙然冰釋無復疑滯矣

在此粗安第終不樂于此若以爲隨所寓而安之卽于此貌虎便不是此微處皆學者之大病大凡只于微處充擴之方見疑者大耳

宗羲案朱子言余之始學亦務爲儱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

異喜大而恥于小而延平之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于異端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余心疑而不服以爲天下之理一而已何爲多事若是同安官餘以延平之言反復思之始知其不我欺矣自朱子爲是言于是後之學者多向萬殊上理會以自託于窮理之說而支離之患生矣亦思延平默坐澄心其起手皆從理一窮理者窮此一也所謂萬殊者直達之而已矣若不見理一則茫然不知何者爲殊殊亦殊箇甚麼爲學次第鮮有不紊亂者切莫將朱子之言錯會

附錄

朱子曰李先生意只是要得學者靜中有箇主宰存養處

又曰李先生教人大抵令于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卽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孤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又曰熹早從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亦未之省也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稾一編題曰中和舊說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

又曰中和二字該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𦾔聞
李先生論此甚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
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哀樂
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徑言無也又云致字如致師之致又
如先言愼獨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畧後來
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

又曰昔聞先生之言教以爲爲學之初且常常存此心勿爲他
事所勝凡遇一事卽當且就此事反覆推尋以究其理待此一
事融釋脫落然後循序少進而別窮一事如此既久積累之多
胸中自當有灑然處非文字言語之所及也詳味此言雖其規
模之大條理之密若不逮于程子然其工夫之漸次意味之深

切則有非他說所能及者惟嘗實用力于此者爲能有以識之未易以口舌爭也

又曰李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灑然處

又曰李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琢磨之功在鄉若不異于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箇善人他也略不與人說待問了方與說

又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眞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眞箇是如此如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去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亦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二三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于前也又有坐處壁間有字某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

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
事物所勝大率若此
又曰先生少年豪勇夜醉馳馬數里而歸後來養成徐緩雖行
一二里路常委蛇緩步如從容室中也
又曰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畧無隤墮之氣
又曰李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
弟漸長逐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小書室然其齊整瀟灑安
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于人亦嘗爲任希純敎授延入學作
職事居常無甚異同頹如也眞得龜山法門
又曰李先生不著書不作文頹然若一田夫野老
又曰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訒蕭當時爲之語

云聖人如天覆萬物云云先生曰不要如此廣說須窮其言也訒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和靖學案

又曰人若著些利害便不免開口告人卻與不學之人何異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不去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人不可堪者持以自比亦可以少安矣始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卻覺有得力處不可忽也以上皆朱子語

問延平先生言行朱子曰他卻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為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議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

趙師夏曰李先生不特以得于傳授者為學其心造之妙蓋有

先儒所未言者

王深寧曰延平先生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

獻靖朱韋齋先生松

朱松字喬年婺源人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爲政和尉父森卒于官卿貧不能歸葬卽葬其邑服除調尤溪尉監泉州石井鎭紹興四年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歷校書郎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外郎轉司勳吏部兩曹上書諫和議出知饒州未上請祠十三年卒先生初以詩名繼而契心于賈誼陸贄之通達治理及得浦城蕭子莊劒浦羅仲素而師之以傳河洛之學而昔之餘習盡矣嘗曰士之所志其分在于義利之間兩端而已然

其發甚微而其流甚遠譬之射焉失毫釐于機括之閒則差尋丈于百步之外矣其所善者同學李侗鄧啟之外則有胡籍溪憲劉白水勉之劉屏山子翬將卒屬其子元晦熹往受學焉後以子貴贈通議大夫諡獻靖著有韋齋集學者稱韋齋先生

韋齋文集

頃來尤溪兩月雖獲徧拜邑中之士而未詳也索居深念惟小人之歸是憂乃有識明志高傑然自拔于流俗如吾友者其爲欣幸未易具道夫仕而忘學如農夫快一朝之飽而釋終身之耕殍于溝中可立而俟然則仕而志學猶飽而念耕亦不足道也抑聞之先生長者禮記多魯諸儒之雜說獨中庸出于孔氏家學大學一篇乃入道之門其道以爲欲明明德于天下在致

知格物以正心誠意而已其說與今世士大夫之學大不相近蓋此學之廢久矣自周衰楊墨雖得罪于聖人然乃學仁義而失之者至申韓儀秦之說勝而士始決裂聖人之藩牆以阿流俗之所好至漢文景之盛未衰也以至于今蓋嘗有以斯文爲己任起而倡之者然世方嬰于俗學以自強屹乎其不可攻也某方急于祿養未能往究其所學是以或聞吾友之言稟然敬歎若居夷而聞雅雖未詳其節奏之工然卓然于吳歈楚謠之中而不可亂也書曰知之非艱行之維艱夫問塗而之旨則知亦豈易哉以吾友之明苟以德爲車而志氣御之則朝發軔乎仁義之塗而夕將入大學之門以躪中庸之庭也 答汪德粲書

學未有無師者也學而無師雖不無一至之得責之以遠道則

泥質之以大方則聽用之趣時合變則膠戾而無所合是矣蔑臆決之說雖復憊精疲思而道日遠矣然生晚地寒無東西南北之資聞先生長者之風而不及瞻望下風者固多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嗚呼此非獨友說亦師說也竊聞往者三川之間程氏兄弟推本子思孟軻以中庸爲宗而司馬文正公考正經史深于治道皆卓然有功于聖人之門蓋嘗誦讀其詩書者質于師友而聞其畧矣夫遂天德之精純而知聖人之所以聖誠意正心于奥窔之間而天下國家所由治推明堯舜三代之盛修已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者始于夫婦而其極也察乎天地此程氏之學也尊德教賤功利獎名節端委廟堂則忠信恭儉足以刑主德子四

方而朝廷尊燕處于家則孝友廉讓足以化其國人其酌古以準今則治亂存亡之效如食粟之必飽食菫之必斃此司馬氏之學也程氏之門人其高弟稱謝氏不及見也新鄭晁公嘗受學于司馬之門往以事遊鄭拜晁公于滎陽之上時方冥懸不能有所質問而今皆逝矣古語有之曰想望丹青不如式瞻儀型諷誦詩書不如親承風旨　上謝參政書

韋齋語

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戒無所逃于天地之閒如人食息呼吸于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于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防範其閑者未嘗一日少忘

士溺于俗學不明君臣之大義是以處成敗之閒者常有苟生

自恕之心而開于舍生取義之節將使三綱淪墜而有國家者無所恃以爲安宜鑒既往之失深以明人倫厲名節爲先務而又博求魁磊骨鯁亢正不回之士寘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奸萌逆節銷伏于冥冥之中一朝有急奮不顧身以抗大難亦足以禦危辱陵暴之侮則庶幾神器尊安而基祚強固矣

宗羲案豫章稱邑齋才高而智明其剛不屈于俗故朱子之學雖傳自延平而其立朝氣概剛毅絕俗則依然父之風也

附錄

先生自謂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韋之義以名其齋早夜其閒以自警飭由是向之所得于觀考者益有以自信而守之愈堅

金使議和先生與史院同舍胡珵共疏曰彼方吞噬未饜而一旦幡然與我和者紐于威以侮我耳又慮我畜銳而爲和之說以撓我耳彼之和使卽秦之衡人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饜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敵使請和之得策其禍亦豈可勝言哉而執事者方以爲吾爲梓宮母后淵聖天屬之故昔項羽置太公俎上而約高祖以降矣唯高祖不信其詐謀不爲之屈日夜思所以圖楚者卒能蹙羽于鴻溝之上使其力屈而太公自歸此可以觀其計之得失矣

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討尋舊學爲事手鈔口誦不懈益虔盡玩心于義理之微而放意于塵垢之外有以自得浩如也

先生性孝友與人交重然諾不以生死窮達二其心援引後進

教誘不倦聞人之善推借如不及至于奸佞鬼瑣阿貴附勢之流則鄙而遠之不忍正視其面晚既屬疾手書先訣于屏山籍溪白水屬以其子往受學焉

百家謹案程太中能知周子而使二子事之二程之學遂由濂溪而繼孟氏朱韋齋能友延平與劉胡三子而使其子師之晦翁之學遂能由三子而繼程氏卓哉二父鉅眼千古矣

延平門人 胡程四傳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別爲晦翁學案

承議羅先生博文

羅博文字宗約沙縣人以奏補福建司戶參軍調靜江府觀察

吏使知瑞金縣張魏公浚都督江淮辟爲幹辦公事汪玉山應辰辟蜀中參議官累遷承議郎自請奉祠乾道四年卒先生于佛老之學能究其所以然後從張魏公問行己之大方魏公手書所爲敬說以授之先生守之終身已從李延平得聞河洛所傳之要多所發明于是喟然歎曰儒佛之異無他公與私之別耳由是自信益堅

宗羲案朱子與宗約在延平門人最爲契合然朱子之交宗約在延平沒後宗約尋又入蜀其相與不過一二年耳宗約于蜀中得豫章議論要語曰歸當以示友人朱元晦而審訂之則其所推服朱子而外無人焉乃宗約卒于途中此言遂成虛語可歎哉

百家謹案朱子文集中有宗約行狀而道南源委錄中稱宗約年未三十一榻蕭然屏遠聲色大爲朱子所敬服

劉先生嘉譽

劉嘉譽字德稱長樂人受學于延平子世南從林之奇遊

韋齋家學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別爲晦翁學案

劉氏家學 胡程五傳

司理劉先生世南

劉世南字晨虞嘉譽子少從三山林氏遊與呂東萊爲友兼礪昭義鄉黨敬之官吉州司理參軍子砥礪 參閩書

童科劉先生砥

董科劉先生屬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三十九終